

玛瑞娅 著

事影塵前



玛瑞娅 著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前尘影事 / 玛瑞娅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996 - 5

I. ①前… II. ①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2897 号

前尘影事

玛瑞娅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1.2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36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996 - 5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电子邮箱: qzcbbs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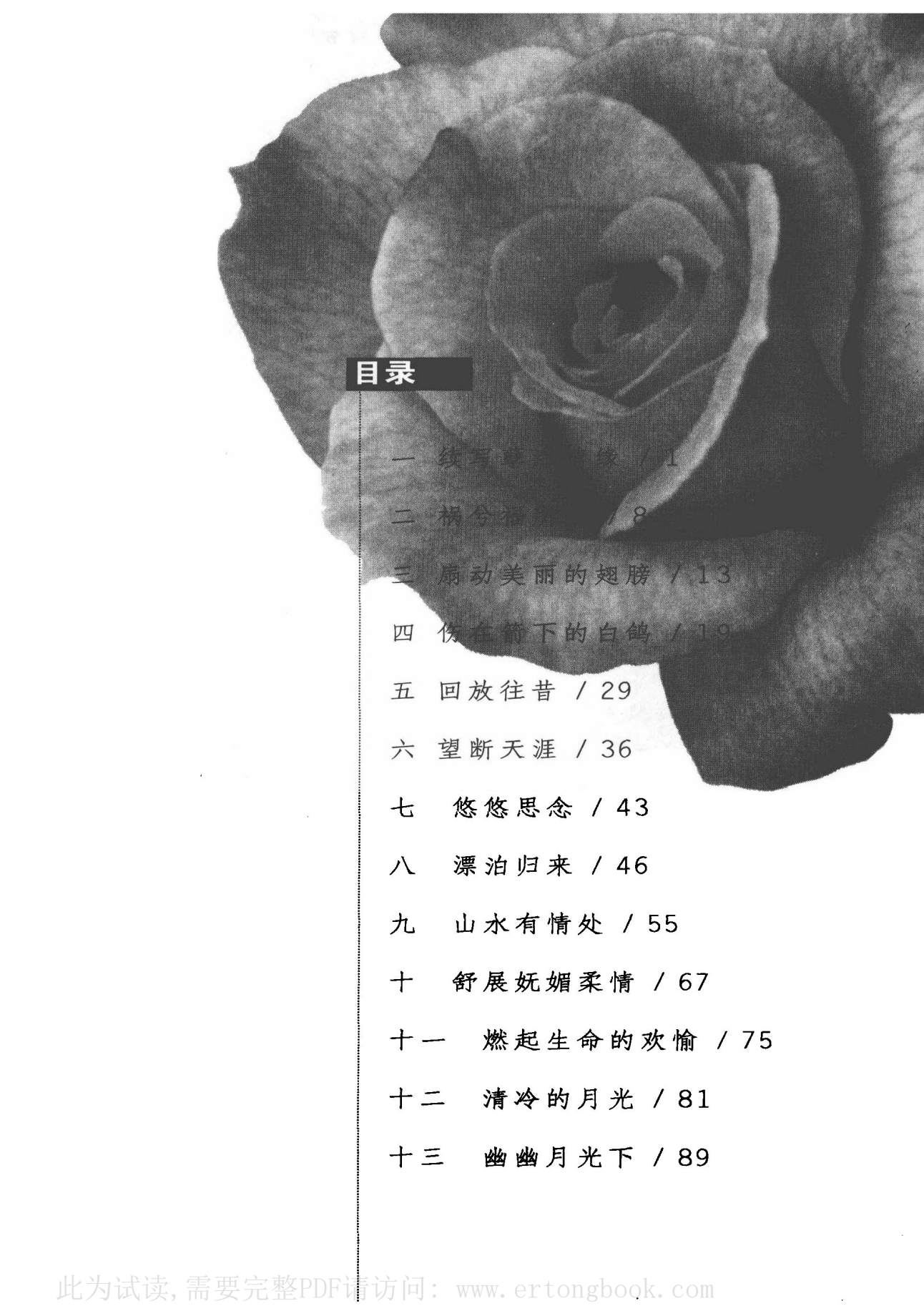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 言

我心中有一湾情感的小河，多情地涓涓流淌着……不经意间，就会因梦的酥手，弹响小河调好的琴弦，泪水会像音符跳跃，打湿心窗，再滴落入小河……

庄子言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春来了冬雪滋润大地，秋去了落叶肥沃了原野。时光不会因你的悲喜而停留脚步，它无情地飞逝着。世间一些事一些人就像夏日的繁花绽放、凋零、飘落；就像四季轮换，一季来了，一季走了……但《前尘影事》梦中你走来，醒来你远去，却不曾消失；在我眼前如一个影子，尘封却不曾散去……于是，我把它变成了故事，用不成熟的青涩文字留下来，像蝴蝶一样，没有顾虑和忧郁地飘舞着，像女红用锦线一行行缝绣着，但愿奉献给你的是一片织锦，浮现于你的眼前，给你带来想象的美丽……



目录

- 一 续写草叶集 / 1
- 二 祸兮福所倚 / 8
- 三 扇动美丽的翅膀 / 13
- 四 伤在箭下的白鸽 / 19
- 五 回放往昔 / 29
- 六 望断天涯 / 36
- 七 悠悠思念 / 43
- 八 漂泊归来 / 46
- 九 山水有情处 / 55
- 十 舒展妩媚柔情 / 67
- 十一 燃起生命的欢愉 / 75
- 十二 清冷的月光 / 81
- 十三 幽幽月光下 / 89



目录

- 十四 樱花含泪滴血 / 96
- 十五 馨香满园垂千古 / 103
- 十六 梦环绕 / 109
- 十七 落红尘粉黛 / 115
- 十八 奉上我灵魂 / 120
- 十九 情重泰山 / 131
- 二十 柔情把灵魂揉碎 / 137
- 二十一 白衣胜雪的幻烟 / 143
- 二十二 路至天涯接爱子 / 148
- 二十三 不解之缘 / 152
- 二十四 一盏佛灯照耀 / 159
- 尾声 质本洁来还洁去 / 168
- 写给我的小说《前尘影事》的情书 / 172



续写孽海情缘

也许上辈子我是一条美人鱼，悠游于浩瀚的大海中，为了寻觅曾救过我的渔夫，转世变成女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以求报恩；也许上辈子我是一棵带刺的玫瑰，盛开在明媚的春光里，曾扎伤过园丁的手指，为了寻觅那个园丁，补偿那滴鲜血，我才转化为女人。命运不仅让我邂逅了爱情奇遇，而且还演绎出一连串的凄美故事，并且如梦似幻，缠绵悱恻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就在不断地做梦，并且时梦时醒，好像我是为追梦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一定是睡梦正酣尚未醒，迷迷糊糊中就被上帝一掌打下凡尘，让我来到人世续写孽海情缘。于是我在梦中长大，又在梦中编织未来之梦。

我的青春花季绽放在祖国开放的春风里。我像一个弄潮儿，追赶着时代的浪花。私家开始有车，我就是那驾车族的先锋，我喜欢驾车的洒脱快感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，我独自一人驾着我的宝马爱车，在高速路上奔驰着，我把音响放得很大，一曲《在那东山顶上》的优美旋律，飘飞玉宇，仿佛荡去浮尘，独留车内的一方静谧。我在尽享这份空灵与陶醉，明丽的光线温柔地透过车窗，洒在我飞瀑般金色的发丝上。透视镜中的我，一双大而深陷的眼睛，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端庄笔直的希腊鼻子，给我平添了几分高贵典雅的感觉。此时，在这音乐的时空里，我的灵魂展开翅膀开始飞翔……

我盘算着，今晚去哪里吃个烛光晚餐该有多好啊！手机铃声打破了我的陶醉，接起来一听，是那个我不喜欢的声音——讨厌的乔部长。他是某部搞装备的，我很讨厌他整天拉大旗做虎皮的样子。

“喂？”他粗声大气地喊着说，“曼妮呀！在哪儿呢？晚上一块儿聚聚吧？有那个总装某某部长，还有什么什么将军在一块儿。”

我一听准是旁边有人，又吹上了。我故意气他说：“有个规矩你懂不？提前三天预约叫请，当天通知是叫，开宴以后再叫是提溜。”

就听他急赤白脸地说：“这不才中午嘛，姑奶奶，还有半天呢。”

我有意拿他开涮说：“我晚上有安排了，对不起，去不了。”说完，就把电话撂了。我暗自偷着抿嘴乐，很得意自己说谎不用动脑子，晚上根本没事儿，就是不给他这面子，原因是不喜欢他。

要出高速了，我把车速降了下来，按规矩前行着，就听“咣”一声，一辆并线的车把我的左后门撞了。那响声真把我吓着了，我一脚刹车停住了，屏住呼吸，稍平静两秒钟我才慢慢下车。见一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斯文男子站在那里，再一看我心爱的黑色宝马车被刮得露出了一片白漆，又看他的车，前脸儿已耷拉下来了。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愤怒地冲他说：“你怎么开车呢？”

他倒很有礼貌：“对不起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”

我一听还算懂事，气也就减了一半。把车靠边儿之后，我注意到，他的副驾驶上开门下来一个女人。刹那间，我以为我眼睛出问题了，脑子出现了幻觉，怎么会是她？张莹莹！

这女人可是和她的名字拧劲儿，一点儿都不晶莹，还加了点儿浑浊。要想知道她是何许人也，就把时光拉回到五年前吧。

五年前，我和她在舟山一个剧组里合作过，那是一部历史戏，我俩都是女主角，但都是演妻子和妃子类的角色，戏份儿差不多，真正的主角是男的。要说她比我有名气，原因是长了一张工农兵的脸，黑红的皮肤，浓眉大眼。曾几何时，工农兵形象绝对抢手。而我从来演不了工农兵，导演们不是说我太小资就是太洋气，从形象上看就是外国人，也有导演给我冠以太漂亮的评价来让我宽心。

《中国妇女报》有篇报道我的文章《被漂亮所累》，还有一篇杂志报道《我不想做“坏女人”》。嗨，那个时代，想不想做“坏女人”，角色不是由演员自己说了算的，演员的命运掌握在导演手中。时间长了，我自己就把自己安排在反派的行列里了。不知那次是为什么，虽然她有点儿小名气，但已是明日黄花，她的稿酬定得没我高。这就预示着中国的影视文化已开始转变观念了。

刚进剧组那会儿，她对我很热情，一口一个妹妹地叫着，我也很高兴地称她莹莹姐姐。那叫一个好，除了拍戏，我俩形影不离，都快穿成一条裤子了。

记得她带我去普陀山拜菩萨，上香磕头。她确实很虔诚，原来她是临时抱佛脚，想请菩萨保佑，怎样她才能从“偏房”进入“正宫”。还让我帮着出主意，那时她正在和一位当红男星热得发烫，

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搞第三者插足。真是造孽，烧几炷香，磕几个头还想把菩萨贿赂了。也就我这凡尘混沌之人，让人叫妹妹叫得晕了头，把自己当成诸葛亮，出了许多馊主意，怎么搅浑水，怎么陈仓暗度，反正没干什么好事。现在想来真是愧疚，一时以为大家的良心和正义都被狗吃了，跟着她为虎作伥。

可好景不长，突然一天，她像抽风似的，见了我拧眉竖眼，似有深仇大恨一般，我追着喊她，她就像没听见，见我像躲瘟神一样。我很纳闷儿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得罪姐姐了。

几天后，制片人来敲我的门。大家都叫他侯总，我比较害怕侯总，觉得他长得腻歪，满脸油乎乎的，像没洗过脸一样，光溜溜的脑壳上长了几缕不成形的头发，操着一口上海话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曼妮，莹莹寻我吵了哇，问我依的片酬多少。我讲给伊听，不要吵了！不晓得啥人讲给伊听的，依的片酬比伊高，伊不服气，一定要和依比。我批评伊，有啥比头啊！”

一通上海方言，伊呀依呀的，搞得我哭笑不得。我最瞧不起在女人之间传瞎话，他本来长得就像个歪葫芦似的。此时，我再看他那张脸还不如歪葫芦好看，简直就像一盘牛粪，没棱没角地趴在脖子上，真令人作呕。我淡淡地笑了一下：“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呀。”

实际我是在装糊涂，这个侯总是在跟我套磁送人情。隔三差五这个侯总就来叫我去出席什么宴会，参加什么谈判。我真厌恶到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程度，见到他就觉得像老鼠在脚面上窜来窜去的。于是，不是装病就是避而远之。此时，我多么想莹莹姐姐来救救我，给我解解套，可她却在暗地里看我的笑话。

谢天谢地，总算舟山的外景拍完了。剧组大队人马要乘船到上海，再坐火车前往厦门拍摄，主创人员乘飞机。侯总这时神秘兮

兮地告诉我：“曼妮，你和我一起乘飞机前往厦门。不要对其他人说哦。”

我心中暗想：我可不能自愿陪绑，宁肯坐火车同其他人一起吃苦。于是便问：“莹莹坐什么去？”

他摇头晃脑：“小傻瓜，她怎么和你比呀，她当然坐火车呀。”

我想了想，假如莹莹和我做伴儿，坐飞机倒也不错。晚上，我厚着脸皮去找莹莹：“莹莹姐姐，去厦门有坐飞机的，你赶紧去要求一下。”

“你坐什么去呀？”她问。

“嘿，为什么你老是和我攀呀？愿去不去。”我说完便走了。

她像梅超风似的，去制片人那里之后，哇哩哇啦地乱说一气：“啊，剧组怎么有亲爹后妈呀，为什么曼妮就坐飞机，别人就坐火车？她长得好看是吧？”

制片人问：“谁说的？”“还谁说的？曼妮自己说的！”

得，全盘把我供出，闹得剧组翻了天。侯总悻悻然赶来把我批评一通：“曼妮，我告诉你不要说不要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藏不住事呢？看看，全乱套了吧。”

“说心里话，侯总，我是不对。可我也为难，这不早晚人家都会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到了厦门知道又怎么了，我就说你自己拿的钱！”

“侯总，谢谢你，把机票改给莹莹吧，我坐火车。”

事情在我的慷慨相让下，总算平息了下来。

到了厦门，自鸣得意的莹莹见到我，眉开眼笑，像蝴蝶一样，

在我身前飞来飞去的，她又和我恢复了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。

厦门我有很多哥们儿在那里做生意，他们隔三差五会开车接我去灯红酒绿一把，又唱又跳，吃海鲜，喝靓汤，我也会把莹莹带上。中秋临近，剧组和当地银行证券联合办晚会，让我主持。由于没有演出费，主办方最后送了我一套价格不菲的首饰。莹莹为此又哭闹了一把，问制片人礼物为什么没有她的，后来制片人揶揄她说：“你去问主办方嘛。”

戏总算杀青。那天晚宴告别，片酬大家都领完了。我确认自己的片酬比莹莹多很多，端了杯酒走到她跟前，故意主动告诉她我拿了多少钱，想气气她。看到那张工农兵的脸，五官全错了位，眼睛里喷射出火焰，我那叫一个痛快。轻轻地我走了，犹如我轻轻地来……

五年过去了，我俩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音讯俱无。不料今天真是冤家路窄。她倒先开口了：“哎哟，臭美妞，怎么是你呀，怎么一点儿也没变呀？”

我也热情灿然：“哎哟，莹莹姐姐，怎么心里不平衡到今天呀，玩儿车技拍电影呢？找人撞我的车玩儿惊险呢？”接上去附耳小声问，“这又在诱惑谁呢？这个可不是那个男星呀？又换了？不是你老公吧？”

她佯怒，在我肩上打了一巴掌：“别胡说！该死的。”转而满脸通红。嗨，看来还有救，知道脸红就有羞耻心。我扭过身来，对着那个尴尬万分的“撞撞”（后来我正式给他起的名号）：“走保险吧，把你的电话留给我，我们再联系吧。”

莹莹马上说：“留我的吧。”

“车是你的吗？”我问。

她说：“不是，咱姐们儿不是朋友吗。”

我脖子一扭：“得了吧，快省省吧。”接下去，用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说：“瞧瞧，几年不见，你的脸咋变得这样复杂深刻，嗨！就知道你有些不够自信了。”

我和“撞撞”互留了手机号码，打开车门，潇洒地招了一下手——拜拜！一脚油门走了。



祸兮福所倚

两天后，我和“撞撞”在西四环的宝马4S店见面，修车。

我又数落了他一遍：“看你把我‘女儿’都给破了相了！”

他呵呵地笑着说：“‘女儿’？我没撞你的‘女儿’呀？”

我指着我的爱车：“它就是我的‘女儿’！知道吗？”

他更笑了：“听你说话就跟看舞台剧似的。那天你下来，我以为我撞了外国人的车了呢，你是混血儿吧？”

我斜眼看着他：“我长什么样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是混血你也不能开车不讲究吧。”

他笑得更加起劲儿了：“呵呵，看你还没消气啊。”

我暗想，这位是干什么的，脾气怎么这么好？仔细打量他一下，嗯，还不难看，大约一米八零的个子，有点儿高仓健的意思，儒雅而不失冷峻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中科院的。”他随手递了一张名片：原来是博导魏浩明。同

时，他很友好地把手伸过来，我微伸四指轻握了下。

事情很快处理完了，但车看来是一时半会儿开不走了。他识趣儿地说：“中午了，我请你吃个饭吧？表示歉意。”

我正好早上也没吃饭，肚子叽里咕噜地叫，又一想，就看你和莹莹鬼混的份儿上，我也该狠狠宰你一把，便说：“去哪请呀？”

“一切听你的。”

我们打车来到西三环的顺峰，坐到靠窗子的位子上。秋日的阳光透过纱帘射进窗子，感觉有一种迷迷蒙蒙的浪漫，轻柔的乐曲，抑扬婉转，舒缓缠绵，古筝弹奏得醇雅曼妙，仿佛有谁在我的耳边喃喃私语。我要了一盅血燕，剩下的请他来点，冷眼观察他的品味和诚意。他叫了河豚和鱼翅捞饭，还点了个西兰花。我调皮地说：

“怎么还要冒死吃河豚，生死考验一把吗？”

席间，我们还算友好地边吃边聊，东一棒子西一榔头地不着边际。他问我怎么认识莹莹的，我说你回去问她吧。他刚要郑重其事解释他俩是什么关系，我立马摆手：“打住，我可不想听你俩什么关系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本人不感兴趣。”

他盯了我片刻，突然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你能给我做个广告吗？”

“那要看什么广告？”

“是一个眼睛营养的保健品。”

“有没有通过科学认证啊？”其实我也不懂，但是得装作很懂的样子。

“万事都齐备，马上就要投产了。那天看见你从车上下来冲我发火，我就发现你的眼睛很美，我正在到处找广告模特儿呢。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我暗喜，看来莹莹又要生气了，张莹莹呀张莹莹，我真是你的

克星！说心里话，我都为她感到窝囊。看来工农兵的眼睛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主旋律。如此一拍即合，我们就初步达成协议，等待再约时间，敲定细节。

正要起身离去，就听身后有人喊我：“曼妮！”我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个浑圆粗壮的乔部长向我走来。嗨，怎么越不喜欢谁，他就越在你眼前晃悠。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寒暄，顺便介绍了一下这位中科院的科学家魏浩明。乔部长对魏博导竟视而不见，大音箱似的嗓门喊叫着，一定要我去见见他哥哥，说是什么什么将军。随后，他连拉带拽地把我扯到他们的包房：“我就觉得那边很亮，晃眼，我一看果然是大美女曼妮。”

桌边围坐着一圈人，就听他介绍，什么这个长那个总的，最后拽着我很隆重地推出他的哥哥乔将军。我打量一眼对方，还真觉得他哥哥可比他强多了：笔挺的身材，一脸的阳刚之气，古铜色的皮肤，更衬托出清瘦的脸庞有棱有角，两道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显示出饱经风雨的沉稳镇定，透着搏击风浪之坚韧。他的手轻轻地有礼貌地与我握了一下，表情却显得不苟言笑。乔部长强迫我坐在了他哥哥身边。无奈，我又开始接着吃，其实不是吃而是交际，我看在座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不能不给乔部长面子。乔部长问我：“喝白的还是喝红的？”我看看他们喝的是茅台，我要了一小杯红酒，敬了一下，我说下午还有事，急忙就告辞了。临了，大家都给了我名片，唯有他的将军哥哥拿起笔在纸上给我写了个电话号码，字如其人，刚劲有力。

也不知那个“撞撞”魏浩明什么时候走的，埋单反正也不关我的事。

回到家，躺在沙发上。回顾这几天发生的事，自己咧嘴笑了，

不知笑的是什么，反正感到很有趣。电话响了，我接起来，是“撞撞”打来的，说明天那个生产眼药的企业家要见我，顺便再把合同订了。地点还定在顺峰，晚上六点半，在红蜻蜓包房。

放下电话，我忽忽悠悠地睡着了。梦见我在一片蓝幽幽的海水里游泳，我游呀游，一个浪花儿打来，把我推到海底，我使劲儿地蹬，一张大网向我撒来，我被一个渔民拖到岸上。我正要呼喊……先生盛唐推门进来，把我唤醒了。

我先生是一个有板有眼的数学教授，在一所名牌大学任数学系主任，他在我面前从来都像父亲对女儿的感觉。最可笑的是，邻居常常看我们牵手散步，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是我父亲，夸我孝顺。其实我先生不比我大多少，也就十二岁。当年爱上他时，就喜欢他那孔夫子的样子，满腹经纶，我这人没怎么读书，所以很敬仰有学问的人。

他的家庭可是一个大家族，听说是什么正黄旗。全家人没有高声说话的，唯有我爱说爱笑像个燕子叽叽喳喳，说起话来眉飞色舞，手舞足蹈，因为我在他们家中年龄最小，老少也都格外地对我偏袒和包容，我也努力地乖顺优雅，娴静可人，在整个家族中人缘还算不错。

他回来，我就一通咿哩哇啦地说了白天的事：“嗨，盛唐，你说这人要是走运吧，连摔跟斗都能捡金砖，居然撞车还撞出个挣钱的事来。那个‘撞撞’说要我给他们做个广告，给我一百万片酬。”说着，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让他抱我。

他慢条斯理地抱起我，完全没有热情和浪漫，像释放包袱一样把我放到沙发上，告诉我：“遇事要慎重，药品临床试验了吗？弄清楚了再激动。”